

见字,如面

□丁小村

笔走龙蛇

一位朋友跟我讲自己亲身经历的事——多年前我离家去外地上学,一个我喜欢的女孩给我写了一封信,托我一位好朋友转交我,但是信被我的好朋友给压下了——他自作主张,认为我俩的差距将越来越大,不应该让这份感情继续下去,我应该好好学习,让自己有一个更加明亮的人生。此后我和那个女孩再没有过任何交集。我的好朋友和那个女孩都住在一座小镇上,我虽然此后很多次去过那个小镇,但从未见过她,我和好朋友在一起,也都对那个女孩避而不谈——好像都忘了世界上曾经有这么回事。我和朋友为他这段人生小插曲感慨不已。在他看来,多少有几分遗憾:在一个青春年少心里,那份朦胧而没有目的的情感,实在是太奇妙了。当然它也是脆弱的,一封不能寄达的信,也会打破它。在我看来,那是一个单纯美好的时代:见字,如面,仿佛每一个字都是一颗心扉,你触摸着信笺,感受到对方的心跳,也许那是多少个夜晚的心跳凝结而成,也许那只是一秒钟的怦然心动。

见面不易,于是见字。我因此喜欢上

了写作这件事,在我看来,有人见到我写下的字句,就如同见到了我的面,就如同看到了我的表情和眼神。在过去的很多时代,人和人是借助书写下来的字句,来达到心领神会的,这件事可能是人类最重要的一项发明。鲤鱼肚子里的一片信笺,大雁脚丫上的一封信,还有顺水漂流的一片红色的树叶,有人把几句话写在叶片上……越过宽阔无边的空间,到达另一个人的手中。这些事充满了偶然性和神秘感,已经超越了我们的凡俗生活:一切因此而被赋予了戏剧和传奇的味道。

信手稿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?也许只是在青春少年时代,我所有的孤独沉思和热情的想象,都落在一张粗糙的纸上,那可能是我向一个不存在的人讲述一些不存在的故事;那也可能是我向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倾诉的一段衷肠,或者我很干脆地把我想对某个人说的话全都告诉他……大概是十五岁时,我在一卷农村人用来做包装纸的草纸上,写下了我人生的第一本书。用了将近一个月的假期,我每晚趴在桌子上的一盏油灯下书写:仿佛沉浸到一件十分快乐的事情当中,但我选择的方式,是对我熟悉的某个人说话,我采用了书写这种形式,写下了我生活中的记忆、所见所闻

所感、我周围的人和事……这就好像我在跟一个隔了八千里路或者三百年时光的人说话:见字,如面。

我写下的这卷书再也找不到了,过了好些年,我甚至记忆模糊,记不清我曾经是这样开始写作的。某一次静坐在一盏灯下,面对桌上一页白纸的时候,突然想起了我曾经写过这么一卷书。我努力回想这本书的下落,甚至能记得它的模样,我写下的几十上百张纸,被我用妈妈的缝衣针装订起来……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它下落不明,像是一卷天书,来无踪去无影,仿佛世间压根儿就不曾有过。

某些时刻它突然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,像是一个个的特写镜头:粗糙的书卷,充满颗粒的页面,我用粗大的笔迹写下的一个个的字……它带着某种醉人的气息,摆放在我面前。我怀疑这书卷被我送给了一个我心仪的女孩子,她很可能随手丢在房间里的某个角落,最后,这些纸被当垃圾扔掉了……除了她,世界上可能不会再有第二个人看到,对她来说,这是一个隐私,对我来说,这是一件私人礼物。我忘了我写了些什么,但我永远能记得我用书信的方式写下了这本书,就像和一个人说话。它有着特别的意义:

见字,如面。

我想起那位朋友讲的故事。不见面,可以见字;不见字,那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写作,实在可以说是一场单相思。可能世界上并没有谁在乎你写下的这些字,但你依然充满热情地在纸上漫游。孤独的影子,落在时光的书页上,变成了一抹淡淡的永恒。这是一些有温度有心跳的微笑生命,它有着你的气息和眼神,它带着你的心率和脉搏……这封你写给陌生人的信,在阅读中复活了,依然是见字,如面。那封被扣压了的信,是悲哀的,所以我的那位朋友感觉十分遗憾,因为这些字就像永不见天日的上古神书,永远没有人触摸到它们的神秘气息……那个女孩子某一刻的心跳,变成了永远消失的余音,成为他心中永远的一个淡淡的痕。

世间永远有一些落在纸上的字句,你见与不见,它都曾经在那里。你读与不读,它都有它该有的气息和韵味、心跳和体温。我常常想起我十五岁时写过的那卷书,也许它永远都没有被我之外的人读过:它就像一抹时光中划过的光带,只是在一瞬间,没有人曾见过。当然,也许真有人读到,那是见字如面——在我们一生中,无数个瞬间中的一个瞬间。

痛失张珂

郝振宇

9月18日上午,上班路上无意中看了一下微信,突然发现一个消息:张珂逝世。点开一看,居然是中新社的消息:高级记者、中新社陕西分社社长张珂于当日凌晨因突发疾病去世,终年五十四岁。加上黑框的照片,让人不能不相信这就是陕西新闻界的大腕,结识近三十年的好朋友张珂。

入秋以来西安阴雨连绵,新闻界、文化界丧事不断,《陕西日报》副总编张光、《西安晚报》老总编马汉卿、西影厂老领导郑定宇、老作家贺抒玉接连去世,我都没有多大悲痛。因为这都是我们的老前辈,毕竟他们都活到了八九十岁了,拿传统的说法都是喜丧。因而在约请肖云儒、吴树民先生分别撰写纪念文章外,还调侃说“老天爷最近似乎在收人,新闻界这些老人结伴出行呢”。

和他的发小刘总驱车赶到他供职的陕西分社,院子一片安静,给原先的办公室负责人景荣先生打电话,得到证实,他正在从北京返回的高铁上。直到下午赶到他北郊家中,在他笑嘻嘻的照片前上香鞠躬后,还是难以接受这个现实。以致于向他妻子小张表达“节哀顺变”慰问之情时,我连一个悲痛的表情都涌不上心头。

从他去世发表的简历看,张珂1987年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就分到中新社,1989年12月来到陕西分社。认识他当在1990年初,似乎是参加一个什么活动,遇到了新面孔的他,于是就认识了。帅气、谦和是他给人的第一感觉,也是永远的感觉。文质彬彬,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,整齐庄重的穿着,给人一个非常正规的良好印象。后来熟了,因为他和外事旅游口熟,因事麻烦他,从没有见他推诿。因为中新社的特殊性,文字上与他交往并不很多。但只要有了稿件,交给他都迅速刊发了。工作之严谨,常常令我这个生性疏懒者感到惭愧。

他迷上书法后,先是学习启功体,陕西书坛一时有“小启功”之称。后来他又学起瘦金体,顺道也对宋代文化兴趣盎然,搞出《意造宋代》的专著。开始出书说明明信片就送我一套,后来还把书法作品裱好送了我好几幅。前年他不知怎么知道我对国内文化周刊感兴趣,居然每周派人将新出的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送到我办公室。

担任社长后,出来见面的机会少了,但过一阵总会接到他的电话,说哪天大家坐一坐。我每次给他电话,总是听到“振宇兄”的尊称。今年七八月的一天,我和几个朋友在文昌门里准备吃葫芦头,想到离他办公室很近,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,他似乎已经吃过饭了,依然迅速过来,将他再版的《意造宋代》用布袋子装好,给在座每位送了一套。我开玩笑说这几个人哪个都不是读书人,他依然笑嘻嘻地请人家指正。

之后,和他通过几次电话,总是因忙没有赴约。但奇怪的是最近和好几个朋友聊天,个个和他熟悉,个个夸他人品。特别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,在曲江一个饭局上遇到两位,还相约等晴了在国庆节和他一起聚聚,让他给大家好好写几幅字。

黑黝黝的头发,戴着眼镜,安详地躺在鲜花丛中。哀乐起来,我还是不能把死亡和他联系起来。直到他的女儿代表亲属致答谢词,最后期望伯伯叔叔们保重身体时,大家的眼泪夺眶而出,大厅里一片唏嘘抽噎。

永远笑嘻嘻、才华横溢的张珂真的走了。留下未竟事业,留下两对老人和妻女。

我心情不佳,委托杨乾坤先生拟一副挽联“笔阵生花天赋才俊,鹏程折翼我哭斯人”,写在送上的花圈上。愿他在天之灵,能感受到朋友们的最后问候。

几见唐诗梦入魂

□同勃阳

唐是盛世的唐,而诗是绚丽的诗,当二者连接起来时,一幅绝美画卷便被铺开供后人揣摩、观赏了。

我们爱的是唐诗吗?我们所理在灵魂深处逐渐生根发芽的又仅仅是唐诗吗?

当我们看到清风明月时,当我们听到羌笛悠悠时,当我们触碰到冰凉的细雨时,我们内心的情感便会不自觉喷涌出来,只要是一名中国人,就会自然而然地联系全部景物,给自己再蘸几笔笔墨。

有了唐诗,我们便与先人们连接起来了。正如《大美唐诗》中所写道:唐诗如玉碎叩扉,叮叮当当,嗡嗡隆隆,一下子把心扉敞开了,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自己。

唐诗也让我们认识了自己。我们也会惊讶,原来在无数的唐诗里所看到的也是我们自己。看看那久远的年代中与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文人们,我们便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带人一

行书卷,感受人生的阴晴不定。重新发现自己也是如此的诗情画意。

《大美唐诗》中写道:唐诗对于中国人而言,是一种全方位的美学唤醒。是的,从少年时我们听到的第一首唐诗时,我们内心的美感便被毫不保留地打开了。唐诗仿佛是我们眼中的生活镀上了一层滤镜,让我们能在蓝天白云中看见诗境,能在大雨倾盆时看到孤独,能在月影沉湖时看到乡愁。唐诗打开了我们情感的大门,我们所接触到、所感受到、所想到的,也全部沾上了诗的气息。

在历史的长河中,唐朝早已远去,而那些文人墨客们则存在于记忆里,存在于时间里,更是在他们自己的诗里生动地活着。也许读一本好书或是与许多高尚的人谈话,但读一首好诗时,你可以与孤独的狂士对酒当歌,可以与落魄的忠义之士畅游在长安繁华的街头,也可以为人生灰暗的失望之人一起感受大起大落。

也许,这正是唐诗的大美所在。



浦江新貌 鲁文俊 摄

今年的关中盆地,可谓雨润金秋。连日水如注,夜雨涨秋池。此情此景,怎不令人忆起。那也是九月初的时节,湿漉漉的天地间,一个怀揣梦想的少年,背着简陋的铺盖卷,行走在班车停运的碳灰路上,脚下踩出嚓嚓的声响,匆匆赶往大学去报到。来到新鲜的地方、古朴的校园,一个全新的世界,那种跳出农门的兴奋、憧憬未来的年龄,怎知愁滋味?现在想想,不知守在家的父母,那时是种怎样的心情。已经逝去多年,现在已无处问津……

这个仲秋,当是一年中清凉的时节。在朦胧细雨里,我走出了家门,来到一个清静的小山村,品味农家闲适的日子。门前柿树上

的柿子还是绿的,满树的核桃已经采收过了,偶尔会听到鸡鸣狗吠声。随意走进一家院落,热情的主人便与我攀谈起来。

那家房前屋后的小菜地,让我想起了小时候,家里也有这么一个小菜园。南瓜拖着匍匐在地上的长长藤蔓,金黄的大南瓜藏在硕大的叶子下面,露出了半个笑脸。还有三两行辣椒、茄子、豆角,精神抖擞地站在那里,不住地朝我张望。

置身大自然的深处,感知金秋的容颜和乡村气息。抖落了秋雨,也就彻底甩脱了夏日的炙烤,又感受到了舒适的清凉。让人们

雨润秋思

□谭文德

短袖换长衫,找回回家的温暖。我总是会不自禁地羡慕眼前的农家小院,脑海里反复泛起想来过农家田园生活的渴望。

站在秦岭脚下的村道边,我沐浴着秋风,望着青山,品着佳果,感受着季节的变幻。今年中秋佳节,一大早就收到很多亲友的祝福,我迅速被这轻快、愉悦的情绪融化了。只是天公并不作美,似乎故意与人们作对,不给人间

一丝阳光,而深藏起了那轮明月……天空昏昏沉沉,难免还是令人眼欲穿、情难却、思不尽……

太快了,这凉爽的季节又如候鸟般,不知从什么地方,突然落到了我的屋檐下。我来不及细思,赶忙品尝着月饼的香甜,咀嚼着对故亲的怀念,默默感激着那些一路善待我的亲友们。

中秋夜没了圆月惠照,尚有圆月的月饼陪伴。月饼的香味,是如今不美食的注释;月饼的甜味,是当下幸运生活的写照。浓浓的月饼香,把团聚的心愿传遍地球的角落。

回想起去年的中秋佳节,我友人远赴祖国西北边陲的吉木乃,欣赏那轮明亮的边关月。也许它并不知道我的到来,只是无意间照到了我这个异乡客。但我的朋友李兄,却用心安排我们与哈萨克朋友,一起度过中秋。真诚的情谊、香甜的瓜果,还有佳肴、美酒和欢快的心情,更有那轮硕大的边关明月深情地陪伴着我。也许,那轮边关月,还是那么明亮……

年年中秋,亲人的聚少离多,会把思念牵来此刻。此刻,刚刚踏上西半球不几天的儿女,不知在干什么,对他们的牵挂,总使我的心无法平静。天冷了,特意穿上孩子去年给我买的衣衫,感受那份别样的温暖。

南国有嘉木

□秦曙霞

宝桥汕头公司办公楼前的金凤花开了!仿佛一夜之间,火红的花蕊绽放在火红的季节,像朵朵红云一般盖满了树冠,更像一只只金凤凰挺立枝头,给平素安静的小院增添了生机和活力。

金凤花又称凤凰树、凤凰木,取名为“叶如凤凰之羽,花若丹凤之冠”,别名红花楹树、火树、洋楹等,是汕头市的市花。每年五六月绽放在汕头市的街边小巷、河边岸旁。一树树的红花,一树树的恣意,一树树的骄傲,一树树的火热,整座海滨小城就被这充满生命力的金凤花燃遍。

工作之余,最惬意的莫过于欣赏这些凤凰树,即使只是短暂的停留也能感到它的火热,会瞬间填满我们异乡游子的心灵。自小在北方长大的我,见证了桃花杏花的妩媚娇艳,第一次看见这花开如锦,气势如虹的树木,瞬间感到了强烈的视觉震撼。

“抬首喜见有凤凰木,头也被染红,这把巨伞,更似一幅图画,红在夹道缝之间,亮起我捞起我,如像那凤凰的火……”这是南国流传很广的一首歌,歌颂的就是凤凰木,歌词表达的那份震撼之情,正是我此刻的心情。

听年长的师傅们讲,这棵凤凰木

是1997年宝桥首批赴汕头建设者亲手种下的,距今已22年了。

那一年,怀揣着“有河必有桥,宝桥甲天下”的壮志,第一代宝桥人背井离乡辗转千里,来到广东省汕头市拉开了异地造桥的建设序幕。

在这里,他们忍受着蚊虫叮咬,忍受着台风肆虐,凭借“吃大食堂,睡大板床,当大和尚,造大桥梁”的精神,填滩涂、建场地、安设备,硬是把昔日的荒滩野地变成了造桥基地,顺利完成了汕头巽石大桥建设,实现了汕头基地初期创业的目标任务。

有道是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,22年来,尽管建设者队伍换了一批又一批,但是“创业永恒,创新无限”的宝桥精神却得到了永久传承。

一代又一代的宝桥人扎根在艰苦卓绝的施工前线,不忘初心,继续奋斗,他们用无私奉献的情怀,舍我其谁的干劲,战无不胜的精神展示了“人生能有几回搏”的宝桥人风采。

22年来,就在这个小院的一角,这棵凤凰树静静站立着,风雨无悔,患难与共,与汕头公司共同进步,与宝桥人共同成长,记录着每一次汗水与拼搏,铭刻着每一个成功与辉

煌。每年五六月,如期盛开从不失约的金凤花儿,仿佛一条条金色绶带上的红花,既是对大自然的美丽馈赠,更是对劳动者的最好褒奖。

海不择细流,故能成其大。山不拒细壤,方能就其高。移步观赏那一簇簇令人神往的火红。但见阳光从凤凰木枝叶的缝隙间透出丝丝的光束,与花影、蓝天交相辉映。顷刻间,“南国有嘉木,其名曰凤凰”从我的脑海里迸出。那是去年初次途经厦门时看到的,当时不知其意,也对对联中的“凤凰”心驰神往。此时此刻,此情此景,面对这南国的嘉木,面对这美丽的凤凰木,让我心存敬畏,心生感动。

嘉木者,美好的树木也,生命力顽强,对土壤环境要求不高,能长成材的树木。这副对联,不正是对眼前这株高大挺拔的凤凰树最好的赞美!

树是凤凰木,花是金凤花。高大挺立的南国嘉木凤凰树,像旗帜一般耸立在汕头公司的上空,灼灼其华。花儿如同一把把火炬照亮宝桥人的前行之路。

2019年夏天的某一天,朋友圈里忽然被各种“铜川蓝”的图片刷屏了,我不由得走出办公室仰望天空,朵朵白云、碧空如洗,偌大的水泥厂里没有一丝烟尘,好一个明净的蓝天!

家乡铜川位于关中北部,解放后因煤与水泥而兴,这两大矿产资源经210国道与咸铜铁路,源源不断地输向祖国四面八方,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新世纪前,铜川地面上大大小小的煤矿、水泥厂、石渣厂、白灰窑数不胜数,烟囱林立、浓烟滚滚,粉尘笼罩着整座城市,曾一度是星星上看不见的城市,灰色与黑色是主

色调。那时候,谁出门穿件白衬衣,不到一天,领口、袖口就变成黑色的了,当地人平常的衣裳多为蓝色、灰色、黑色或者其他比较耐脏的颜色。我家住在水泥厂旁边,母亲每天要打扫几遍院子,第二天一看,院子里又是白茫茫一层灰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来,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

那一抹“铜川蓝”

□雷煊

我曾经对水泥厂的印象,只停留在漫天飞舞的粉尘上,大约有十年时间外出打工,逃离了粉尘的污染。没想到,几年后自己竟成了家门口一个现代化水泥企业的职工。我们单位全新的管理模式,先进的设备,加上环保的理念,让人耳目一新。进入生产区,大门口矗立着一大块环境在线监测显示屏,三条生产线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实时显示在显示屏上,都是低于国

家最低排放标准的;洒水车、吸尘车穿梭于厂区主干道,路上看不到粉尘;绿化带、花园沿主干道两侧延伸至各个车间、矿山;数不清的收尘器收集着生产所产生的粉尘;水泥库、熟料库、生料库被粉刷得五彩斑斓;原材料、辅材、煤、破碎后的石灰石等全都封闭在大棚中;运送原材料的输送带廊道都被彩钢瓦封了起来;雾霾多发的冬春季节,我们单位积极响应国家“保卫蓝天,铁腕治霾”的号召,实行错峰生产……环保理念植根于我们每个职工心中。新时代的水泥企业,干净的厂区是一道亮丽的风景,爱美的职工上下班身着时尚的衣裳,

